





補漢兵志序

門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

公事兼買納茶場陳元粹撰



漢兵志永嘉白石先生往為大都
授時所著予少小執經師從曾
備討閱因獲聞纂集之大旨初
藝祖開基次第剗削五代僭偽

收其精兵聚于京師天下既平
而已聚之兵不可復散遂定都汴
京以便漕運始倚兵以固國而不
及天下之形勢嘗自嘆曰不出百
年天下民力殫矣固已逆知後世
以兵為病也然當時徒見兵聚而
精不知其後兵聚而不可復用蓋自

太宗既平太原欲遂取幽燕而不
克自是歲有契丹之擾澶淵之役
僅能罷兵為和而西夏之叛終莫
得其要領尋至永樂之亂極為
中原之變所在戰卒望風奔
潰訖未聞一戰之獲渡江以來稍
自振刷和議既成尋復廢弛數

十季來天下無事衣糧犒賞不
可少殺生息長養而貪將黠吏得
以漫容其姦故老弱者難汰虛籍
者難覈安坐無事則驕二則難
用久聚而法弛則悍二則難制生
息繫而衣給有限則貧二則思亂
征行調發之日稀不閑臨陣決戰

之術則怯二則棄甲曳兵而奔今自
京師禁衛江上諸屯諸州廂禁小邊
上戍守往二以百萬為額而未嘗可
用也夫以天下不及承平之半而養
百萬無用之卒凡今天下噉二行一切
之術網羅天下之遺利以竭生民之
力而楮幣茶鹽之灋日益敝壞比日

為此也抑可久而不知變乎於虜此
先生所以拳二有意於漢家之遺
制也謹按漢制調民有限無常役
之歲則與今日老弱虛籍者異按補兵制
首當知用民之目益漢法民二十始傳二十三為正卒五
十六免通為三十六年自始傳為更卒歲一月止於三十
有六月即今廂軍備廝役者是為衛士止一歲即今禁
衛扈從者是為材官騎士止一歲即今禁軍備戰守者
是戍邊三日即今更遣戍卒者是漢之用民止此四條夫以
民之為生除其少與老中間三十有六年之間藉其強壯

之日而用之又不過兩歲及三十有六月加以戍邊通為五歲
有三日耳其執老弱虛籍自無所容於其間夫兵不常役
則佚而不怨在官之日少則有餘力而不疲故漢兵所向未嘗
敗血橫行於四夷而匈奴卒於摧敗破滅欵塞奉國珍采朝
闕下近古未嘗有也其與
今日常有四夷之憂異矣

有事檄以事已罷
歸無取食之費則與今日竭民力

以養兵者異按高帝十年征陳豨上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是年淮南

王布反檄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孝武云吾初即位不欲
出虎符發兵郡國參哀王謀發兵中尉魏勃給呂平曰王
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高帝紀五年夏五月既誅項羽
兵皆罷歸家則知漢法兵皆散於郡國有事則以虎符

檄召而用之事已皆罷歸家無復養兵之費矣

衣齋自備無供億之勞

則與今日春秋衣賜不時激賞者

異

按賈誼傳曰漢淮南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志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貨殖傳曰長安中

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貳子錢家則知漢兵雖以征行調發衣齋猶自備而况無事而歲科和買供給春秋二

乎近地調發無遠征之勞

已詳補志并註

不

立素將無擁兵專制之虞

按唐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惟

有漢氏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罪事則省雖衛

霍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

都試課殿取無驕蹇

難用之患

已詳補志并註

故自文帝以來

與民休息經常不耗則減田租弛

山澤

文帝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十三年除田租稅後元六年弛山澤

尋至

太倉君之粟陳二相因都內之錢貫朽

而不可校皆不養兵之効也誠使稍

取濼制斟酌劑量里叅而行於今日

以救其極敝不十年閒國力可紓
民力可裕其効猶指諸掌夫亦何
憚而不為嗟夫先生乃老矣方力
疾丐休築室深山中尚羊物外
以書史泉石自娛將終身焉此志
邈矣顧每以予講肄滋久敬榮蘊
奧粗可與語理道者其素相期待

者遠矣然予亦偃蹇半世安於
靜退未嘗出位而思豈敢輒言
兵事而先生憂國之心與一所著
書要不可不與有志於斯世者共
之也雖然其事大體重關繫宏遠
要在成順致利不駭民聽其條目
次第固非一端初先生更欲編次

漢調兵弛役尺籍伍符金鼓旗幟
及凡兵閒調度別為一書未果蓋
漢兵最近古其規摹尤精密而史關
其文姑採摭羣書先志其大節而
其纖悉未能盡載此書也先生名
文子字文季世居樂邑白石山下曰
自號白石山人云嘉定甲戌謹序

補漢兵志綱目

凡用民 見下四項

漢法民二十始傳止非調民為之也

更卒

更卒曰踐更止雖罷癘不免

衛士

衛士屬衛尉止有加恩焉

材官騎士

材官騎士屬郡都尉止蓋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

戍邊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止漢之用民殆不過此復

而天子推恩則有復其身者止無以給中外

繇役矣

郎

所謂天子之衛則光祿勳所領諸郎是也止其郎貧悉省於先漢矣

南北軍

其次則有南軍有北軍止其所領士徒亦甚多矣

三輔兵

三輔之兵中尉主之止則中尉所專職唯徼循而已

城中兵

凡城中屬長安令止蓋京師之兵大畧具此
滎陽屯兵

其外則滎陽屯兵止無常屯之兵也

郡國兵

郡國之兵則材官騎士是也止非虎符不得輒發

邊兵

唯當寇之邊特異內郡止蓋其權重矣
部都尉

部都尉部戍卒乘障塞止不以從征也

農都尉

農都尉武帝初置止其制邊守塞大畧如此

屬蜀國

然猶困於匈奴之彊止所謂以蠻夷制蠻夷者也

元書初不立此綱目予慮學者未明復表出之非本旨也元稹謹書

補漢兵志

并註

白石先生錢氏撰

漢法民二十始傳

高紀二年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詣軍服虔曰

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傳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師古曰傳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景紀二年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傳師古曰舊註二十三今二十更為異制當考本末二十三為

正卒

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

舊儀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水處為樓船自始傳為

更卒歲一月正卒為衛士一歲材官騎士一

歲食貨志董仲舒曰秦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

循而未改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

之中三十倍多於古也昭紀元鳳四年逋更賦勿收如淳曰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

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案正卒比更卒為正也更卒給郡縣非正卒仲舒所謂已復

為正謂二十三歲後應為衛士材官者顏說以為給中都官者非也給中都官即以衛士

分戍中都官耳事見魏相傳循而未改謂更卒歲一月正卒二歲大畧與秦相似耳其實

漢人無一歲屯戍如淳曰天下

一歲力役之事也戍邊歲三日人皆直戍邊

三日律所謂徭戍五十六免漢儀註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人就田里

至於治城郭築隄防轉輸力役皆官予庸直

非調民為之也惠紀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發卒十萬救決河食貨志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

用卒六萬人食貨志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賞者關中不

足乃調旁近郡案食貨志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散

幣於邛僊以輯之又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費
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又溝洫志成帝河平
三年治河卒非受平價者為著外繇六月則
知漢人治城郭築隄防轉輸力役皆官予庸
直非調民為之也如養馬
至調旁近郡蓋更卒歟
更卒曰踐更昭紀
四年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
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
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
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
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徭戍也雖丞相子亦
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
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
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

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
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案更卒非正卒也人直一月猶踐履而去故
踐更踐更即更卒也若雇人為之當隨其月
緩急貴賤為之直謂之平賈漢錢重不得定
為二千也若不直而入錢於官是為更賦也

秦爵不更不為更卒左右中更主領更卒百

表爵四不更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
師古曰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左右中更主
領更卒部
其番上尉主之昭紀元鳳四年如
其役使也
一月郭解傳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
之解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

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恠之問郡國役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祖謝罪

使過律若過負皆坐免祝功呂表信武侯靳亭

三年皆坐事國人過律免案過律如蒲一月當代而過役之類功呂表東茅侯劉到孝文

十六年坐事國人過負免師古曰事謂役使之負數也案過負謂當給郡國者有負數其餘則出更賦過

負則更賦減矣其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

雖罷癘不免昭紀元鳳四年三年以上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後漢書虞詡

傳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王莽下令去漢氏常有更賦罷癘咸出高紀二

年如淳曰律高不滿六尺二十以下為罷癘

案更卒給郡國歲一月不役者官收其庸謂

之更賦其輕重未詳唐庸法歲衛士屬衛尉

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後漢志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徵事高后紀令平陽侯

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景武功臣表李壽坐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

橋又使吏殺人誅霍光傳地節三年徙霍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范明友為光祿勳

徙光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其寺在宮內漢舊儀衛尉寺在宮內周垣為區廬衛士

分居之

百官表胡廣云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伏宿屋矣元紀初

元五年師古曰

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不常

置百官表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職

衛尉尉呂更始武五子傳戾太子出武庫兵發

長樂宮衛宣紀元平元年太后歸長樂宮初

置屯衛案長樂衛尉自漢初有之今云初置

者疑戾太子敗後罷之至此方置太初元年

起建章宮宣紀元康元年置建章衛尉元

紀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

尉之屬有衛司馬衛候左右都候有公車司

馬衛士旅賁令丞

百官表屬官有公車司馬

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

官皆屬焉二十二官未詳

宿衛元紀初元五年師古曰衛尉有八屯衛

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元紀初元五年

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

兄弟通籍應劭曰司馬主武兵禁之意也籍

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官

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後漢志宮後門每門

司馬一人比千石本註云南宮南屯司馬主

平城門此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

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雀司馬

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官名兩字為鐵券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官長吏為封祭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又胡廣云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掌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蓋寬饒傳初拜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十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恩元紀初元五年衛司馬谷吉使匈奴鄭吉傳以待郎遷衛司馬馮奉世傳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至伊修城案左氏春秋晉悼公以祁奚為中軍尉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蓋秦晉間以尉司馬候為軍官左右都候巡宮中及天子有所收

考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丞各一人本註曰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

收考蔡質漢儀曰宮中諸官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戲車縛送付詔獄在官小大各付所屬以馬被覆

此其戟也皆與中尉相表裏漢舊儀官司領督盜賊屬執金吾司馬掖門殿門此衛士

皆屬衛尉案百官表中尉屬官無衛司馬候左右都候此云屬金吾者蓋執金

吾徼巡宮外實相表裏所謂聯事公車司馬

令受章奏及徵詣公車者

三輔黃圖未央宮四面皆有公車劉

向傳章交公車後漢志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丞尉各一人掌官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議耶衛林為公車司馬令位隨將大夫舊公車令與都官長史位從將大夫自林始

衛士令領衛士

後漢志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掌南宮衛

士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掌北宮衛士

旅賁令蓋主衛士

之驍勇者以備非常

師古曰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為奔走之任也後

漢志中興省旅賁令案周官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徒八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漢倣此名以衛士為之中 凡衛尉太尉

所部

漢官目錄太僕光祿勳衛尉三卿太尉所部

時以領屬衛將

軍

外戚傳高后八年以梁王為相國居後軍文紀即日夕入未央官夜拜宋昌為衛將

軍領南北軍二年始罷衛將軍軍案南軍即衛士張安世傳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其轉置送迎常二萬人武紀建元元年詔曰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漢

舊儀饗衛士萬五千人應劭漢官衛尉衛士
六十人南宮衛士令衛士四百七十一人右都候衛士
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北屯司馬衛士百二人北宮門蒼龍司
馬衛士四十人玄武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
屯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宮朱雀司馬衛士
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衛士百八十八人朔平
司馬衛士百一十人案衛尉所管衛士數
諸離官寢園及中都官不在其中然後漢制
度大率減有分戍諸離宮寢園及中都官者
於西京

韋元成傳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
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

諸帝舍凡三十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
十九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魏相傳為河南
太守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
卒戍中都官者二千三百人遮大將軍自言願
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師古曰來京師諸
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

時有減省然用民多矣外賈山傳陛下即位減

禹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
繇從天子下其議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
侯王廟衛其始至丞相迎勞漢舊儀衛士初
卒省其半

都國外賜歲盡罷能遣天子臨饗勸以農桑有
勞吏士

加恩焉

漢舊儀正月五日大置酒饗衛士蓋寬饒傳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

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丞相衡

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於殿門下後

漢志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

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

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問所疾若受其章

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其角抵樂闕罷遣

勸以材官騎士刑法志漢興天下既定踵秦

農桑材官騎士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

軍之屯漢官儀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

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

屬郡都尉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不景

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諸以歲八月太守都尉

侯王國中尉掌武職

令長丞為會都試水處為樓船漢舊儀常以八月太守都

尉令長丞尉會都試材官騎士習騎馳戰

陣課殿取水處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

丞尉亦各統其縣守尉不得專也翟義傳義為東郡太

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東郡都尉劉宇

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於是

九月都試日斬觀令

因勒其車騎材官

大抵金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東上黨上郡多騎士三河潁川沛

郡淮陽汝南巴蜀多材官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乃發上郡

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
軍霸上武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
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征西卷宣紀
神爵元年西卷及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
應募飲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
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
地上郡騎江淮以南多樓船士武紀元鼎五
士詣金城江淮以南多樓船士武紀元鼎五
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
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侯嚴為戈
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
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卒十萬人食貨志

元鼎五年南越反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
人擊之朱買臣傳東越數反朱買臣為會稽
太守詔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嚴助傳
淮南王上書曰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
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會天暑多雨樓其興發
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

量地遠近若宣帝以沛郡淮陽汝南征西卷

蓋罷民矣

事見上

郡國不擅斥騎士

趙廣漢傳

騎士乏軍興數罪腰斬非教士不得徵發
師古曰斥除謂逐遣之
子傳燕王且賜策曰毋乃
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
以功推遷得至將

相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遷為隊帥積功至淮陽太守趙充國傳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補羽林霍去病傳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

然其試騎士有為伍分左右部置軍假司馬

千人或至坐死韓延壽傳蕭望之案延壽在東郡時試騎為伍分左右部

軍假司馬千人反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

是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棄市馮

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而諸侯王不得領

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庫兵飭武備燕王旦傳旦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於

是下令羣臣曰寡人親奉明詔職吏事領庫

兵飭武備案諸侯王不得領庫兵蓋七國敗

後稍禁武帝之後有選募有罪徒其選募曰

抑之

勇敢武紀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擊匈奴李陵傳將勇敢

五千人教射張掖酒泉以備胡天漢二年召

陵使為貳師將輜重陵自請曰臣所將屯邊

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曰奔命昭紀

拒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始元元年遣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命擊益州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曰伉健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曰伉健

宣紀本始二年大發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
健習騎射者皆從軍趙充國傳奏云四月草
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曰豪吏會宛軍發
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曰豪吏會宛軍發
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曰
温舒受負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曰
應募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及應
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馮奉
世傳復發募士萬人拜韓安國為建威將軍
常惠傳家貧自奮應募淮南王傳時有欲從
軍者輒詣長安雷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
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
被遂云之長安上書自明上遣漢中尉宏即

訊驗王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
壅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
詔不曰私從趙充國傳願罷騎兵留弛刑應
許

從者李廣傳負其罪徒曰謫民曰惡少武紀
私從者不與

元年遣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武紀
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
利將擊匈奴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
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
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李廣利傳太初元年發
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又
赦囚徒捍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又發天下七科謫及載糒給貳師案七科謫

張說非也七謫蓋擇其罪之輕者凡七科以
謫發之其名不詳見武帝雖暴未至如始皇
之甚也李廣利傳伐宛罷十一歲征和三年
貳師復出五原擊匈奴無天漢四年擊匈奴
事紀傳必有誤昭紀元鳳五年發三輔曰云
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命武紀元封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師士命
勅令從軍遣郭昌將以擊之昭紀發吏有告
者勅士曰徒曰弛刑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氏人
常徒皆免刑擊之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九
都官弛刑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鈇
赭衣置任曰罪人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
輸作也

軍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路博德
楊僕等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
義侯遺別將巴蜀曰應募罪人武紀元封二
罪人發夜郎兵
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昭紀元鳳
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至於中興併
尉職罷都試後漢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
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
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羗犯法三輔有陵園之
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
尉京兆虎牙都尉
紀建武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
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

令還復民伍蓋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馬

傳建武二十四年武陵五溪蠻反援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擊之應劭漢官曰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戎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與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疆敵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姦偽遐邇搖蕩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牧中裊裂流血成卧爾乃遠徭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爲已功財貨冀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

謂之過更

高紀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婁敬傳家貧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後漢

安紀永初四年詔三輔除三年逋租過更口

稟算芻行者兼代他人一歲而更

史記大事記高后五年令

戍卒歲更鼂錯傳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如淳曰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案過更言三日之戍過之即更猶更卒一月名踐更也安紀除逋租過更錢之逋

者非謂出錢入官乃名過更視秦人閭左之戍寬矣陳勝傳發

閭左戍渙陽者九百人應劭曰秦時以謫發之名謫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

有市籍者發又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

而秦邊無事又時減外繇賈山傳陛下即位亡減外繇衛卒霍去

病傳渾邪王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宣紀元鳳四年以邊無寇減

戍卒什二昭紀元平元年日者省不急減外繇案史記大事記文十三年除戍卒令諸傳

自文帝後但言或以官奴婢代戍貢禹傳又減之耳未詳

十餘萬人戲游士事宜免為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武帝時

始有以謫發者武紀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

古不悉者戍卒至邊蓋領屬部都尉地理志

部都尉百官表其賜外繇著外繇者皆計庸無之疑領戍卒

直得受之其人也卜式傳賜卜式外繇四百

一人出錢三百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葺湓志成帝河平元年治河卒著外繇六

月師古曰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也後二歲河

復決治六月乃成治河卒非受平價者為著
外繇六月案外繇無六月者外繇歲不過三
日則六月可當六十人今著之俟調發時得
受之令庸除已當戍三日它皆為已有猶卜
式傳賜外繇漢之用民殆不過此而天子推
四百人也

恩則有復其身者若三老高紀二年舉民年
五十以上有修行

能率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
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

繇若孝悌若力田惠紀四年舉民孝
悌力田者復其身若吏卒

從軍至平城者高紀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
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

事若博士弟子儒林傳武帝詔為博士
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若通

一經者儒林傳元帝好儒
能通一經者皆復若五大夫晁錯奏

云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
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案錯云入粟受

爵至三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蓋承舊制爵九
級至五大夫廼復耳鄭註周禮鄉大夫貴者

皆舍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自後若車騎
漢改法爵二十級至關內侯乃復也

馬食貨志晁錯奏云民有車騎馬者復卒三
人西域傳武帝詔當令務在禁苛暴止擅

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若癡不可事周禮鄉
大夫老

者疾者皆舍註云疾者謂若今瘞不可事者
復之漢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高不滿六
尺二寸以有復其家若豐沛高紀十二年謂
下為疲瘞有復其家若豐沛沛父兄其以沛
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母有所若吏二千
與沛父兄為豐請乃併復豐比沛若吏二千
石從入蜀漢者高紀十二年詔云吏二千石
吾於天下賢士若軍吏卒非七大夫以下者
可謂無負矣高紀五年詔軍吏卒非七大夫
以下者皆復其身及尹勿事若吏六百石
及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二千石官印者

惠紀詔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
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
印者家唯給軍賦賦它母若民徙塞下者鼂錯
有所與案軍賦即筭賦賦母若民徙塞下者鼂錯
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募民之
欲往皆賜高爵復其家賈誼傳今西邊北邊
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案邊郡與西羗匈
奴接壤雖高爵應復之人亦不免操兵為守
戰備言匈奴為邊郡害如此非漢法不與之
復也若宗室文紀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
也若宗室所與周禮鄉大夫國中貴者皆舍
鄭註云若今宗室及若功臣後宣紀地節二
關內侯皆復是也

大將軍博陸侯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
有所與功臣表元康四年復高帝功臣絳侯
周勃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
絕其無嗣者復其次案宣紀元康元年表必
有至於關中卒從軍者從軍者復家一歲諸
侯子在關中者高紀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
流民還歸者宣紀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八
十九十者子若孫武紀建元元年詔民年九
十以上以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率
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周禮鄉大夫者者皆舍

鄭謂若今八十
九十復羨卒

民產子者

高紀七年詔民產
子復勿事二歲

有大父母父母之喪者復身若家皆有期限

宣紀地節四年詔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
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
諸有大父母父母之喪者勿繇而復筭復租
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尤不輕予

宣紀流民還歸者勿筭事高紀二
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

武帝始令民入粟復

食貨志桑弘羊請令
民入粟甘泉各有差

終身入奴婢復

食貨志兵連不解府庫並虛
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買爵至千夫復而徵發之士益鮮

食貨志法既益嚴吏

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案秦爵五大夫第九武功爵千天第七蓋武帝創武功爵每級加舊爵二等欲民貴之故千夫比五大夫皆得復除也無以給中外繇役矣

外繇

所謂天子之衛則光祿勳所領諸郎是

也

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丞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期門羽林皆屬焉漢舊儀殿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

光祿勳文紀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張

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楊惲傳擢為諸吏光祿為親近用事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

凡入郎者以吏二千石以上任其子若弟

漢儀

註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

子一人為郎哀紀即位除任子令張安世陳

咸劉向王崇馮玄翟義以父任為郎

郎爰盎霍光楊惲以兄任為郎

以明經高

傳子康以明易為郎召信臣傳以明經甲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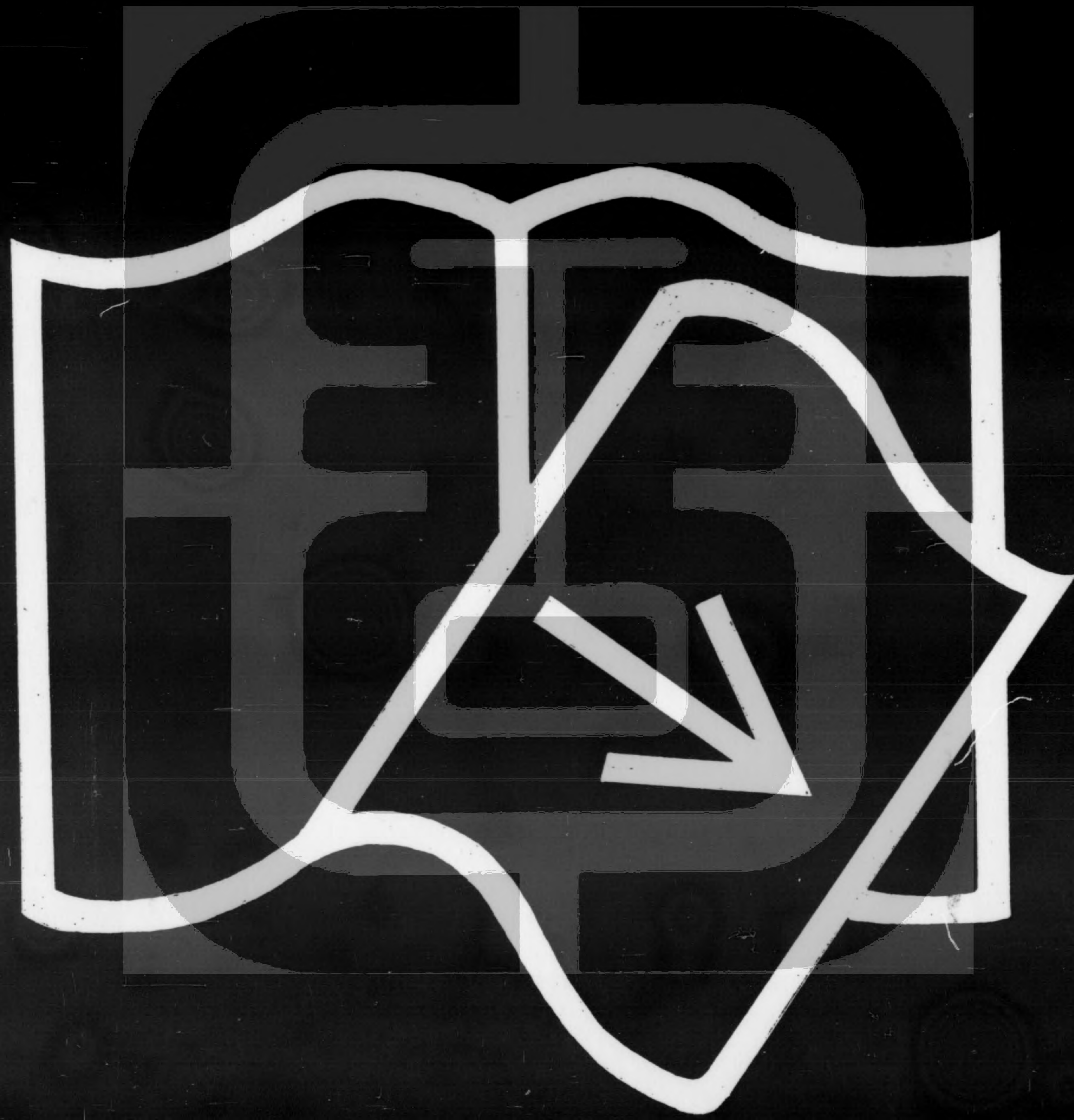
為郎睦弘傳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

孔光傳經學尤明年末二十舉為議郎翟方

進傳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

郎劉向傳宣帝初立穀梁春秋召向受穀梁

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



原件短缺

以孝廉

董仲舒臣愚以為宜使諸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

人以給宿衛王吉王駿蓋寬饒鮑宣京房韋元成杜鄴師丹馮奉世子譚駿皆以孝廉為郎馮唐以孝著

為郎中署長

以射策甲科

蕭望之翟方進馬宮何武王嘉

皆以射策以博士弟子高第

儒林傳武帝時太常奏博士弟

甲科為郎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

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

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以上書若賦

主父偃傳

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拜偃樂安皆為郎中枚乘傳召入待詔臯因賦

時使民入羊入奴婢入穀入財或買武功爵

皆得補郎郎選衰焉食貨志武帝時府庫空

原書第元身復下缺二十七頁贈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後

廢及孔僅為大司農始令吏得入穀補官職耗

至六百石其後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

關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迺徵諸犯令

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

選衰矣卜式傳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

欲助費上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初式不願為郎

以孝廉

董仲舒臣愚以為宜使諸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

人以給宿衛王吉王駿蓋寬饒鮑宣京房韋元成杜鄴師丹馮奉世子譚駿皆以孝廉為郎馮唐以孝著

以射策甲科蕭望之翟方進皆以射策為郎署長

以博士弟子高第儒林傳武帝時甲科為郎

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平帝時增

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以上書若賦主父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

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拜偃樂安皆為郎中枚乘傳召入待詔臯因賦

時使民入羊入奴婢入穀入財或買武功爵

皆得補郎郎選衰焉食貨志武帝時府庫空

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後

四年置武功爵以顯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

廢及孔僅為大司農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其後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

關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

選衰矣卜式傳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

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初式不願為郎

漢書

卷之

七

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
郎布衣中躋而牧羊黃霸傳以待詔入錢賞
官補侍**凡郎有議郎**後漢志凡大夫議郎皆
郎謁者**凡郎有議郎**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
詔命所使百官表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
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有中郎**
東方朔傳優為中郎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
使謁者引納董偃是時朔執戟而前曰董偃
有斬罪三安得入上默然曰吾業已設飲後
而自改朔曰不可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
君從東**有侍郎**東方朔傳上以為常侍郎遂
司馬門**有侍郎**得愛幸又設客難曰官不過
侍郎位不**有郎中**司馬遷傳為郎中**有外郎**
過執戟

惠紀即位賜民爵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
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
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蘇林曰外郎散
郎也倭惠帝即位賜爵唯中郎外郎不
言議郎侍郎又董仲舒云今長吏多出於中
郎郎中吏二千石子弟則知漢初郎官考其
實唯有三等諸言郎者外郎也中郎者內郎
也郎中者在二郎之中也自武帝後始於中
郎增議**非議郎皆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後漢
郎侍郎**非議郎皆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志凡
郎皆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出**而內郎守黃門**
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者為黃門郎漢舊儀黃門郎屬黃門令日議
暮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

郎中郎侍郎郎中多至千人百官表議郎郎中皆

無負多至千人而又有期門羽林騎期門亦至千人

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

置比郎無負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

虎賁郎蔡質漢儀虎賁五或曰三百人漢舊

百人無常負多至千人或曰三百人儀期

門騎者隴西攻射獵及羽林七百人百官表

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羽林掌

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

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漢舊儀羽林從官七百

人孤兒無數漢舊儀諸或曰羽林郎百一十

八人左右騎各八九百人蔡質漢儀羽林郎

負漢官儀羽林左監主羽林左騎百一十八人無常

八百人右監主羽林右騎九百人皆以三輔

六郡良家子補期門羽林東方朔傳建元三

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反待詔隴西北地

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自此始漢舊儀期門騎者隴西攻射獵及能

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會待期門下從射

獵無負秩比郎從官名曰期門騎地理志武

帝選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

補羽林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後漢志羽

林郎無負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

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
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漢舊
儀羽林從官士百人取三輔良家子自給鞍
馬按漢用六郡良家補羽林期門蓋三輔園
陵賴為藩蔽故取其子弟以備宿衛猶高帝
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也天水永平十士年
更名漢陽趙充國傳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
善騎射補羽林甘延壽傳北地人少以良家
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及
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

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孤兒父死子代

百官表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
以五兵號曰羽林瓜兒漢舊儀諸孤兒無數

父死子代皆武帝時擊胡死子孫不能自活
養羽林官比郎從官從車駕不得冠置令一
人名曰羽林騎孤兒常輓大行喪車王莽以
卿大夫博士直弟子輓大行喪車為羽林郎
案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
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未詳

皆掌執兵送

從而羽林又有黃頭郎習權船

師古曰刺船之郎皆著黃帽故號黃頭杖乘
傳說吳王曰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蘇
林曰羽林黃頭郎蓋習水戰者

門羽林從征殆輕用之矣
宣紀神爵元年西
羗反發三輔中都

官徒弛刑及應募伏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
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
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羗騎詣金城趙充
國傳神爵元年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印將期
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案印所將
為支兵即神爵元年所發詣金城者也紀不
言發期門誤也馮奉世傳擊西羗請益兵乃
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伏飛設者羽林
孤兒及呼中郎分五官左右百官表中郎有
速紫噉種郎中分車戶騎仍有左右百官表郎
秩比二郎中分車戶騎仍有左右百官表郎
千石郎中分車戶騎仍有左右百官表郎
騎三將漢儀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
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李廣傳景

帝初為騎郎將蓋寬饒傳遷諫大夫行郎中
戶將事劾奏張安世子不下殿門楊惲傳召
戶將尊欲令與期門羽林皆有將百官表中
戒飭富平侯與期門羽林皆有將百官表中
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
將秩皆比千石期門平帝元年更名虎
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宣帝令中郎將
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漢志虎賁中
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羽光祿勳以歲
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光祿勳以歲
時科第其行能元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
舉質樸淳厚遜讓有行者光
祿勳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後漢大將軍肆習
志光祿勳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射御戰陣

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稱

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霍光傳言光出都肄郎羽林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

也將以兵法部屬之

表盜傳為中郎將上曰將軍怯耶案中郎將稱

將軍則部屬諸郎當以兵法猶周官諸子

其奏免其有罪而薦舉

其高第者

張釋之傳為騎郎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表盜知其賢惜其去

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楊惲傳遷中郎將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

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中興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

以五官左右虎賁郎將併將中郎侍郎郎中

後漢志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左中郎將主左署郎右中郎將主右署郎虎賁中郎將主

虎賁宿衛皆有中郎侍郎郎中羽林中郎將主羽林郎而廢車戶騎三

將後漢志省車其郎負悉省於先漢矣百官表謁

者負七十人後漢志謁者三十人案後漢其制度大率省約以謁者推之大率可見也

次則有南軍有北軍南軍則衛士是也外戚傳高

后八年以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以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居北軍臨崩戒祿產曰今王呂

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
謹毋送喪為人所制高后紀勃將比軍然尚
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
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母納相國產殿門產
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不
納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未敢誦
言誅之也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
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逐
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勃曰所患獨產今
已誅天下定矣案外戚傳及本紀考祿產本
末則南軍當是衛士以其在北軍之南故謂
南軍蓋漢初未有他兵也是歲衛尉營陵侯
劉北軍在未央北為軍壘垣置中壘校尉以

一校守之

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刑法志漢與天下初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士

校外有樓船晉灼曰凡八校尉胡騎不當置

故云七校案漢初有南北軍則中壘校尉掌

北軍壘門當是高帝所置諸呂反太尉不得

入北軍則中壘校尉所守也武帝所置自屯
騎以下凡七校尉百官表以八校尉皆武帝
所置誤矣北軍當在未央北中壘蓋中北軍
而屯也漢制每一校以者有事屯兵其中事
七百人多者千二百人

已輒罷

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二年詔曰朕

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
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
罷衛將軍黃霸傳守京兆尹發騎
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効乏軍典
武帝時有

諸校尉則常屯矣

胡建傳監軍御史與護
軍諸校列坐堂皇上
北

軍有監軍御史

胡建傳監軍御史穿
北軍壘垣以為買區
或曰監

北軍使者

劉屈氂傳征和一年庚太子召監
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

閉軍門不肯應太子金日磾傳莽何羅與通
及少弟安成矯制夜出殺使者發兵案監北
軍使者與監軍御史職
有護軍都尉皆監其
號畧同自天漢後更名

軍察舉非法

陳平傳拜平為都尉使驂乘典
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

楚之士卒未知其高下即與同載使監護長
者或諧平曰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

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
覆亂臣也漢王召讓平平對云漢王乃謝

厚賜平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自初從
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百官表護軍

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都尉衛
青傳元朔五年青將六將軍擊匈奴還帝詔

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
奴常護軍傳獲獲王案護軍不屬天將軍擊匈

公孫敖從青擊匈奴
有軍正正丞掌軍法百
故傳諸校傳音附

表高帝五年軍正陽咸延為少府昭紀始元
五年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衛青
傳軍正閔長史安李廣利傳擊大宛還詔曰
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先祿大夫胡建傳孝
武天漢中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
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
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
於是當選士馬日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
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
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軍御史曰取彼走卒
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
皆愕驚不知所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
遂上奏曰臣聞軍法止武以威衆誅惡以禁
邪令監軍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

兵志

五

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以率
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
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
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
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
疑執事不諉上臣謹斬以聞案史記司馬穰
苴傳監軍莊賈後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
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
蓋軍正古官
主軍法者
紀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胡
建傳軍法曰正無屬將軍

非有事不統於太尉諸將軍

高后

而護軍之屬大

司馬自武帝始也

百官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

兵志

五

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此司直趙充國傳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擊定之又充國為後將軍擊西羌豪靡忘自歸充國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王莽傳大司馬護軍廉褒奏言安漢公云云

武帝增置七校曰屯騎曰

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

百官表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校尉秩皆二千石刑法志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晉灼

曰百官表凡八校尉云七校者胡騎不常置按胡騎雖云不常置而自武宣後屢見諸傳至光武始併長水豈得不在數中所謂七校者蓋中壘係北軍非武帝初置自屯騎而下為七校也各掌其兵以備宿衛

蓋選募精勇及胡越內附之人比之期門

羽林無復更代而京師始有長從坐食之兵

矣有事時發五校或胡越騎李陵傳貳師將

將五校兵隨後趙充國傳子印將期門飲飛
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元紀永光二年馮
奉世擊西羌任千秋別將五校並進奉世復
請益兵乃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近射飛
穀者羽而越騎尤重率以所親信領之金日
碑傳
林孤兒而越騎尤重率以所親信領之
金敞子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
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霍光
傳兄孫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薨帝
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諸領
胡越兵悉易以所中興省中壘以胡騎虎賁
親信許史子弟

并長水射聲而置北軍中候以監五營

後漢光武

紀建武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九年置
青中左校尉官十五年復置屯騎長水射聲
三校尉官改青中左校尉為越騎校尉是也
後漢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
騎并長水虎賁始謂五校為北軍吳漢傳漢
薨發北軍
主輕車并射聲
五校輕車介士送葬案霍光傳發材官輕車
比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謂北軍及五校也
東都省中壘無北軍中候而胡越騎或以他
營遂通謂五校為北軍

軍充之其名則猶故也

後漢志越騎校尉如
淳曰越人內附以為

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案光武改青
中左校尉為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

所出晉灼為允察刑法志武帝平百粵增士
校又諸傳多言胡越騎則胡越非超越明矣
蓋光武以他軍充越至於少府有攸飛百官
騎其官則仍舊名也
府屬官有左弋居室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
名攸飛攸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臣瓚曰官
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繒繳弋鳧鴈歲
萬頭以供祀宗廟如淳曰呂氏春秋荆有茲
非得寶劍於干將渡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
技寶劍赴江刺兩蛟而殺之荆王聞之仕以
執圭後世以為勇力之官茲攸音相近師
古曰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攸飛水
衡有輯濯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輯濯令
丞如淳曰輯濯船官也師古曰輯

與輯同音集濯直孝武帝以後時備興發其
反皆所以行船也

所領士徒亦甚多矣

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
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

攸飛射士詣金城趙充國傳子中郎將印將
期門攸飛孤兒胡越騎為支兵劉屈氂傳征
和二年戾太子反屈氂矯制發輯
濯士以與大鴻臚商丘成是也
三輔之兵

中尉主之中尉掌官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
年更名執金吾秩中二千石後漢志執金吾
一人秩中二千石掌官外戒司非常
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官外及主兵器常以緹

騎二百人巡京師

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

光滿道路世祖嘆曰仕官當作執金吾

與衛尉相表裏

胡廣曰

行官中則金吾微於外相為表裏擒姦討猾

其督補姦盜則官司

馬都候屬焉

漢舊儀官司馬諸隊都候領督盜賊屬執金吾案百官表衛候

司馬及左右都候皆屬衛尉蓋領督盜賊之事則以屬中尉歟

有大事發兵

屯衛事已輒罷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及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

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文紀三年上幸甘泉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

軍長安

其征伐四夷不輕用也

武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

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卷

其官有

兩丞司馬候千人又中壘寺五武庫都船及

式道左右中候皆屬焉

百官表有兩丞候司馬千人屬官有中壘

寺五武庫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左右京輔都

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初寺五屬少府中屬中尉武帝置左右京

輔都尉分掌三輔而屬之中尉則中尉所事

職唯徵循而已

百官表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凡城

中屬長安令有左右尉其外有廣部明部尉

凡四尉漢舊儀長安城中皆屬長安令置左右尉城南置廣部尉城北置明

部尉凡四尉自戾太子敗乃置城門校尉掌城門

屯兵武紀征和二年太子有司馬十二城門

候百官表城門校尉秩二千石掌京師城門

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門各有候蕭其後以近臣領之張安

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至開幕府如

將軍外戚元后傳王音代鳳為大司馬車騎

不受後上悔廢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讓

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

舉吏如將軍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而函谷

關亦置關都尉屯兵守之蓋京師之兵大畧

具此百官表關都尉秦官武帝初置魏相傳

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其外則榮

陽屯兵臨事輒發無常屯之兵也

高紀十二年帝崩呂

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毗北
百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
下不安酈商見審食其曰誠如此元丁危矣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
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向
以攻關中陳平傳平恐呂后及呂頹怒乃馳
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
立復馳至宮惠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大尉灌嬰將高后紀八年崩上將軍祿相國
產顯兵秉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
章在京師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
諸呂齊王遂發兵祿產等遣大將軍灌嬰將

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
氏變而共誅之文紀三年濟北王興居聞帝
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
詔罷丞相兵以柴武為大將軍將十萬眾擊
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吳王濞傳七國
及天子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藥布擊齊
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郡國之兵則材官騎士是也

漢創秦故始令天下縣邑城

高紀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而

材官騎士歲時講肄然其給事郡國唯更卒

衛士而材官騎士非虎符不得輒發

齊悼惠王傳哀

王謀發兵中尉魏勃給召平日曰唯當寇之邊
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特異內郡自漢初置諸侯王高紀五年立番君芮為長沙王

立慮縮為燕王六年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

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晉

陽七年廢代王喜立子如意為代王九年廢

趙王教徙代王如意為趙王諸侯王表諸侯

比境周市三以信且監邊盧縮傳陳豨以郎

垂外接胡越以信且監邊中封為列侯以趙

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韓信傳陳豨為代相監

邊辭信信挈其手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

也而公陛下之信幸呂也案高紀九年廢趙

王敖徙代王如意為趙王蓋豨始為代相及

如意王趙復為趙兵精地大隨即叛亡高紀

相故二傳不同耳

韓王信降匈奴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

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

侯以相國守代十二年陳豨降將言豨反時

燕王盧縮使人之豨所陰謀上使審食其迎

縮縮稱疾食其言縮反有端使樊噲周勃將

兵擊縮詔曰燕王縮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

與陳豨有謀吾以為士有故使其後徙代地

人迎縮縮稱疾不來謀反明矣

置雲中高紀十一年上擊陳豨還雒陽詔曰

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

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

郡則代受邊而長沙燕代皆割其南北邊為
 寇益少矣表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士南北
 郡諸侯始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
 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既又募民徙塞下
 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
 為築室屋復其家不輸賦使胡人數處轉牧
 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陞下不救則邊民
 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遠縣繞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
 罷之則胡又入如此數年則中國貧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

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
 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
 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谷復
 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
 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
 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
 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
 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
 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
 其爵以自增至知其止夫若妻者縣官買予
 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又安其處塞下之民
 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
 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

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
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
之時徒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
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
明其與秦之行怨於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
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
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丁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
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
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
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
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
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
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堂二內門戶之

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之
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
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相死相葬墓
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
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
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
士四里為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
候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
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
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
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
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
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不給衛士材官漢官
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郡不給衛 又以令徙姦猾吏民於邊以扞寇

虜武紀元狩五年徙天有征伐則將其兵以

從將軍朱買臣傳上拜買臣為會稽太守受

東越趙充國傳虜絕轉道詔將八校尉與驍

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充國計欲

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時上已發云去

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

人矣又去上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

將軍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

人昭紀元鳳三年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

明友為度遼將軍將北邊士郡二千騎擊

之雖高爵得復然不能不興發也賈誼傳令

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太守將萬騎行障塞

復五尺以下不輕得息太守將萬騎行障塞

漢舊儀邊郡太守治亭徼關行獵新秦中以

將萬騎行障塞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

書置長史司馬候千人蓋其權重矣漢舊儀

守置長史一人丞一人治兵民當兵行長史

領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

百官表邊郡守又有長史掌兵馬秩六百石

後漢志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郡當邊戍者

丞為長史王國之相亦如之馮奉世傳馮譚以孝廉為郎補天水司馬嚴助傳發兵會稽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部都尉部戍卒乘障塞有東西部或南北部皆因秦故隨地要害稍損益之地理志朔方五原雲中定襄代郡西北部都尉鴈門上谷遼西有東西部都尉會稽有南西部都尉隴西樂浪有南部都尉北地武威廣漢上郡有北部都尉西河有南西部都尉燉煌有中部都尉案百官表有長史典兵馬則部都乘塞列遂不過數千人尉蓋部戍卒守塞與

趙充國傳充國奏云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有障塞尉各領其土武紀太

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殺掠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相陽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後漢志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張湯傳博士狄山言湯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迺遣山

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案諸紀傳無戌卒從軍攻戰事要以屯衛邊民不以從征也

農都尉武帝初置領內郡卒

屯田塞下因以備虜百官表農都尉武帝置後漢志武帝時置農都

尉主屯其制邊守塞大畧如此然猶困於匈奴之疆每聞虜入則發兵屯邊公卿大夫罷

於奔命遠者至六月輒罷歸周亞夫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

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軍

細柳以備胡月餘三軍皆罷武紀元光元年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

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二年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軍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

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軍千入塞覺之走出六月罷

武帝後時

有將屯之兵矣李陵傳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入塞覺之走出六月罷

霍去病傳路博德為疆弩都尉屯居延趙充國傳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又充國傳將四萬

騎屯緣邊九郡師古曰九郡蓋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

自征

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

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

外為屬國

鼂錯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數千飲食長枝與匈奴同

可賜以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武紀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人來降置五屬國處之趙充國傳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乃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宣紀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置屬國都尉領之

百官表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

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後漢

衛從征伐

趙充國傳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十倅馬什二就草功臣表昆

侯渠復索以屬國大首渠擊匈奴侯騏而西侯駒幾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干兄侯

域有都護

百官表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

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西域傳自伐宛之後西域震懼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

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
護鄯善以西數國其後匈奴日逐王叛單于
將其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降之乃
使吉併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督察烏孫
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
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
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
域爲中故都護治焉陳湯傳遷西域副校尉
與甘延壽俱出西域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漢兵胡兵合四萬
餘人攻斬車師有戊巳校尉百官表戊巳校
郵支單于車師有戊巳校尉尉元帝初元元
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西域傳元帝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

庭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
戊巳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巳
爲名也有戊校尉有巳校尉一說戊巳居中
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
國也案戊巳校尉在車師前王庭非寄治又
車師在西域東隣匈奴亦非處西域之中也
校尉名戊巳
其義未詳
監護諸國屯田殖穀以絕匈奴
羗道所謂以蠻夷制蠻夷者也

補漢兵志

白石先生補兵志大抵喜漢
灑之近古傷後世養兵之費
廣擁兵之權專也余曩泛
先生游得見此書即手抄為
家藏且以訓族里思與好學
之士共之忽得刊本於同門友
瑞昌陳令君則知令君之志與

余同能以先生之書傳諸
遠於天下後世經生學士尤有
補之嘉定乙亥端午日門人奉議
郎權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
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池陽王大昌書
大昌於是年九月銀拔
漕廨益廣其傳



昨見彭宗鈔福澤兵志一冊的係舊本未知翟氏
昨日之否便中可携至
實翁詩文先生送與

此種是後手書

廿七日

